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六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

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外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

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黄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兖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令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

被幷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
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
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
蒙榮良才獲叙懐徳安土庶或在兹朝議從之太和十
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畒以勵百姓用能衣食
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
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

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餧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

妾袪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别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

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闕

為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熈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熈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熈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熈緣父素懐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熈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熈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熈為之憂悴屏處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熈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摽賔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

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乂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閤門静守親賔阻絶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内呈為王駮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宫榜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

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
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胷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録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為逆亂於一朝迄追遺志足明丹款义藉寵姻戚
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
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义名藩重地皆其
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熈本興義兵不圖神
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為國臣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為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見宜梟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

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玆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

為中書舍人後遂剖腦棺賜叉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别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黄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佘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禄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歴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又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天平初為侍讀又除

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静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静欲行釋奠敕子熙為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

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聦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

省費則傜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户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洪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傜

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别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

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闤闠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怵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口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

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
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
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
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
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
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
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
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

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熈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藂棰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

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逺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勑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

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

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

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今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偽相

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

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勤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襃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内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嚻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啓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

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

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録時事亦未慭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覩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微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賛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

也顯宗曰臣仰遵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為治沖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

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懐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高祖曰

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
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
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一十一年車
駕南伐顯宗為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
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
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
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
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

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推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湏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糺成長敵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彞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

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

鄙狠之性不足叅華可奪見闕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

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

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

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飈然獨遠從痛哭去舊

國銜淚届新邦哀哉無援民噭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

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

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

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若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
眪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
犍擢為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為司
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為
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
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騐實史
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
籍後授方伯愚以為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

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閑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吕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

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為至勲吳

鄧之儔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
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
百王之執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
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
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執乎乖
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
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
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

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

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賔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為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外

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昏耄將及雖思
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
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
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没之年
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强飯之風伏
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
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冥靈

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賛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躍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幷序廵狩廿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兹辰嵗惟廵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

柔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邑邑億兆
户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
浞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
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
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邈軌犧庭
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
敎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
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

謡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豊年豊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邑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實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

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
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
忘狂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
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
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文多不載
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
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
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

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史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兖州刺史曲

安侯謚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録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徽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閞

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叅乘出入時論美之伯

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為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勑

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記於齊王顯宗文學立己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

魏書卷六十

魏書卷六十考證

韓麒麟傳節義純貞○義監本誤乂今改正

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給應作急

魏書卷六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貢生臣劉塏

魏書卷六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

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别廨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冦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陜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値劉駿起江州遂以為將位至左衛率劉昶歸降子業以安都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羣情不協共立子業

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竒等舉兵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名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内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為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南北兖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敘焉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為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允襲例降為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為漢陽太守達不樂為郡謟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

南將軍光禄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勲為第一容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

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

侯加安遠將軍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

和十五年為光禄大夫卒

子巒襲爵降為平温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

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鑾為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𤦡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鑾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汧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州真度為長史頗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戍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

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録前謀以襃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頻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撫鑾寧夷實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餧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

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内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荆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為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懐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加散

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禄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懐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賔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懐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大官令正始初為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冦徐兖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為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為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為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為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冦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

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懐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懐吉為昶軍司及昶敗懐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懐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别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懐吉本不厲清節及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餌誘勝己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
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賔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
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
數左右密已記録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别
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懐吉弟懐直京兆内史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懐直弟懐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懐朴弟懐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

督北徐兖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為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為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為魏荆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

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劉駿為徐兖刺史辟為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為計西

從乃矯或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時兖州刺史
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或使司馬劉文石
守城衆敬率衆取瑕邱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
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内悉附唯
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或平子勛授纂
兖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
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
發哀行服栲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為弟

衆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彧彧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

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尅無鹽申纂為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為火所燒死衆敬聞尅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悦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

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
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
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
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
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
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
詔於兖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為劉駿正員將軍

與父同建勲誠及至京師俱為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勲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顔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曰平賜

帛八百匹元賔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為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為文詠性寛厚

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入冠兖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為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李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歷散騎侍郎中書

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為志軍司兼給事黄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邉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静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兖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兖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為後襲

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為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

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

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為驍騎將軍加征

虜將軍後試守渤海郡熙平中拜穎川太守神龜初除

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

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為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户後值蕭寳夤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栅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長子義
緦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緦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
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
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

空主簿兖州别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兖二州

刺史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勲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

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拜泰山太守入

為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為徐州平東府長

史帶彭城内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

初除清河内史因以疾辭復為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寛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於已還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為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彦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彦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兖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祖彦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為兖州刺史顯

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為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楊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右司馬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為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羲說石令徑入城語在

義傳事定以珍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荅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歷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
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冐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
實在兹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
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
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
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
超走到苦城為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為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為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為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為輔國將軍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

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歴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躶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

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為政寛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為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

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為青州别駕文秀拔為
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為司馬甚器任之隨
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
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宫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竒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為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華為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革徐兖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

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

年出為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為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

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冦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為之犄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

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
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
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行闕常君
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
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
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
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
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

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尅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

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

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邢巒揔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籌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

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拾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尅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横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禄便

授中畿一郡曾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為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

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縈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寃恥豈容背寵向讐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絶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横加讒毁説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為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

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園遶滕城唱殺二息戰怖實由於此殘敗居業為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

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勲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闕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醜為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令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

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馬得以本州為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别勑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内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劒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内附之後蕭鸞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宫

巒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踈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荅申叙蕭

鸞纂襲始終辭理横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鸞為越騎校尉景曜為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名鸞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鸞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鸞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鎻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為鎮南大

將軍江州刺史豊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户虎牙為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户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悦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為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悦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悦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

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禄大夫虎牙還前軍將
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
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
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領馬頭
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
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
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

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内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户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兖州

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之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

致名位非徒然也

魏書卷六十一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

畢衆敬傳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臣人龍按本卷安都傳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名羣臣議而納之令云引國授軍語意不明殆援字譌為授字也

魏書卷六十一考證